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四本共十二卷　係晉江黃東崖相國
景昉撰著尋求夏秋偶得三山從閩人高兆雲
客借鈔　松亭識

國史唯疑卷之一

洪武　建文

太祖料敵如神諸將皆奉指麾如曰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為之援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傾國至矣其議擣元都也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守之據其戶檻彼勢孤援絕元都不戰自克因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下也數語判斷南北用兵先後鑿極毫髮姑置唐文皇勿論漢宋二祖瞠乎後矣

鄱陽湖之戰特勅大將軍達還建康明委以居守之任淮陰鄧侯殆蕭有之河南平爲駕幸汴梁置酒嘉勞推誠待下又與漢祖晨馳入軍事迴別

李文忠初克嚴州與大海有隙 上批示其督事郭彥仁曰保指揮我親男胡院判我心腹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按岐陽爲

高皇姊子所云外甥見男如見娘也吁爲親男亦同沭黔寧例耶稽傳寔小名保舍育帳下比於兒子賜姓朱吳元年始復故姓

陳友諒驍鷙有權術兵敗屢奮凡再陷南昌安慶池州太平以窺
建康且全有江湖重地浸及浙閩勢幾不可嚮邇跡其行事其
在項羽下李密上乎偶中飛矢斃天定厭之非是憂未歇也時
我軍殊死戰亦屢瀕殆

繇南通州渡江抵常熟突犯姑蘇險反居內併京口大江之防無
所用之真奇師也張士誠初起嘗困之怪承平久靡談及者方
姑蘇下即分師趣取通州意同

初張九四據吳恃多壘礟石自固王半軒行私語人曰兵法柔能
制剛設植蕩篠傾而帚着繫布其端如帡幪然師出淺其下雖

礮至而布與之低昂技無所施後常闖手破城卒用前策行故奇士所傳虎穴中可遊戲即其人也閻張氏頗待諸遊客厚多附者

寧海葉兌以布衣上　高皇帝書一綱三目談取天下策甚詳後用兵次第具如預料而國史不載其名雲海飄藏行藏在安期生徐鴻客之間異矣異矣

大誥初篇有云朕軍中十有四年未嘗妄將一婦女惟征武昌怒陳友諒妾其妾朕旋自疑不審色與豪智人監朕過按此即俗說傳潭王事所繇始也謂王母達定妃故友諒姬王長詢得之

惠反闈宮自焚死事亦影響然　高皇帝日月之食業自表出矣惟後人不讀大誥鮮知者蜀明昇母彭氏後亦召入宮中

張士誠陳友定同自經不殊俘至不屈死猶有氣槩不能如學何真度無全理等死耳其視陳理明昇輩不較磊落乎怪當時能容方國珍李思齊之降俾終奉朝請而獨介、於二豎子必遠投之高麗意淵微未易窺測豈楚蜀餘黨尚慮有生心者歟江楚間每盛防柯陳種爲真友諒後不隸徭賦橫自如然事竟無他

破陳友諒後不乘勝徑擣武昌優還金陵儒士戎簡嘗疑之　高

皇漫以窮兇勿追為解要非本懷夫所為亟圖班師者舉舉為根本計懼張氏之襲其後也士誠真自守庸儒同劉表諸策士亦無優謀及何哉

韓林兒稱宋遺號自初迄至敗無足道者而國初猶奉其龍鳳紀年至林兒殂始罷德深厚矣林兒僭帝盈一紀殂建康史不無微辭然其視更始劉盆子為幸爾多覩劉基踼所生床直詆為牧豎子情景具見

元末江淮以北盡隸獵於劉福通群盜手自北直山東西河南陜西以至大同興和諸邊塞無寧土焉郎遼陽上都亦被攻陷極

元君臣将相謀畧以枝拄中原不給無暇及江南一步其後徐
常北伐之師摧同枯朽亦未必非群盜力昔稱陳涉項羽之興
為漢驅除信矣知　高皇所為麋爛勿絕意乃陰在此
余闕守安慶於池州太平為隣　聖祖未嘗一加兵焉撫之獨厚
非惟惜其才名亦陰藉為陳氏屏蔽耳與待小明王法同黠危
素俾往守闕廟悲慨又深
明玉珍以陳友諒之弑其主也絕之名義甚正性剛厚立國徹有
規模異草竊輩惜其早隕天之将以開聖明乎讀史至竇建德
擒明玉珍卒俱可慨然難成敗論

廖永忠伐蜀以瞿塘峻急守禦固難遣壯士舁小舟衣青簑衣與草樹同色緣山行既度關繞出敵背放舟入江鼓譟下蜀人大驚法奇甚鄧乂陰平之險視此非殊明昇納款降永忠辭候湯和至始受有學有識又越晉濬渾遠矣天生廖將與傅成雙及傅一廖二之褒信非虛獎卒下獄死坐使所書僭上意事亦難明

高帝手削平諸鎮未嘗輕筆之文獨御製平西蜀紀且命劉基為頌豈深有得意於是者乎首云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前指傅友德廖

永忠浚湯和楊璟也賞罰嚴乃再然璟頗有定判南粵西功視
永忠亞
征閩師分三道胡廷瑞自江西入邵武湯和繇海道入福州後遣
李文忠從浦城進逼建寧區畫井然惟延平為陳友定所據頗
費攻餘傳檄耳閩情形寔止如是
山
西省歸我版圖屬常開平功中山業少遜矣擴廓故儇闘能軍
非出其不意襲之勝詎易決觀中山出塞之役可見劉誠意曰
王保保未易輕也亦良憚之
常開平王軍過臨淄十餘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譁臨淄

令歐陽銘呵止之不服周皆遣之鬧平愁詬曰令何敢爾銘直上謁以大義控陳良久意解為責軍令而禮銘重申嚴約束無敢譁者銘信能吏益思鬧平之為將賢吳漢賈復之流方之蔑矣

如徐中山王生平極沉重迺極機警極剛果迺極回翔極君臣之誼篤迺極功名之患深迹視之見為韓蕭曹伴姬呂究直張留侯一轉解耳惟留侯蹈虛如仙佛然必思出世中山王號實如吾儒然故欲入世功行不同而其為脫離生死之心一也徒隨聲讚王却被瞞過

劉誠意祖濠以計紿醉元使寢之樓自焚其居元使所捕籍爨焉
寇録渠魁二百人援之餘獲免全活無筭濠此舉智仁勇三德
兼有之篤生元勲豈偶也哉
世每以仕元譏宋學士濂宋雖始用薦拔國史編脩辭不赴於迹
未有涉也惟劉誠意伯基少舉元進士為高安丞為行省掾為
儒學副提舉為元帥府都事為行樞密院經歴為行省郎中屢
被權奸所中羈管紹興自放浪山水間縣斯言之宋未合
丞之女劉棄婦也頋議未有及劉者私所未喻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此劉文成語也

可為千載論相極則予恒誦之次則楊文貞所云天下國家事當以天下國家心憂之語亦復注

太祖賜劉誠意還鄉誥明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所稱許頗畧末云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飛去時復顧戀舊巢況人乎直以禽鳥為喻未免唐太宗輕褚遂良意其云商不忘於道官終老於家誠人生萬幸亦非吉祝噫以關國君臣魚水歡投尚致參差矧其下此者乎有志之士所為流涕於燕昭樂毅之間也夫

宋學士濂為國朝文臣之首讀其翰林承旨誥詞云爾濂雖博通今古臨事每牽制弗決使爾檢閱有餘用之施行不足乃知

高皇帝所為不相濂非靳之也賜之觴曰男兒何不慷慨為雖戲謔亦或有以

國初嚴肩輿禁自丞相以下皆弗之許宋承旨以疾賜歸特令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稱盛事宋所蒙恩遇最多既歸後 上嘗一夢見之以語其子燧張伯誠詩霜晨鳳閣聽綸音夜夢金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燧叩頭感激聖恩深摹寫特工

劉基胡深葉琛章溢沒後並為 高帝所追念字呼之召其子諸閫懷賚有差獨於宋濂之謫永漢然何也先時嘗面獎濂曰方今四海盡聞鄉名鄉善自愛危哉濂蚤宜知懼矣逡來茂州禍

本是

劉誠意素峭直於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咸顯疏其過持法嚴責備弗撓宋承旨一味和柔而已終同得禍曷衷焉為國謀學劉為身謀學宋、子孫以交惟庸死竟至和柔之累士君子各從其性所近焉可也

賜太師李善長勳卿謀欺誑法當斬然行賞有誓許三免極刑今無患矣儘惓惓乎其言怪善長猶不知引退耄乎頑與使善長先數年卒可克終恩遇何取有期頤壽亦自邦國不幸非獨其身已也徐中山賜膳至于流涕湯信國入朝因而病癱故最好

結局語云功成名遂身退豈惟退哉易以進退存亡並稱理可
思
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太祖見伏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
歲字曰此誇大詞也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已而曰
此亦近誇併去之今惟雜繪辰象耳宣國後改封韓凡國初制
度多其手定功亦難泯
李岐陽文忠識禮張玄玄以延其宗亦其平生好文重士之報閱
誥詞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當非善卒也或如
宋穎二公例耶

常開平之後必以傳穎公友德爲嫖姚爲次藍玉玉汰而慢宜有他端惜穎公亦坐株累方其請懷遠官地亦秦王翦漢蕭何遺意反蒙責讓古法信難盡依

沐

氏世守滇南得用閫擬於親王其卒皆歸葬南都猶齊尚父五世反周之遺諸勳臣傳多零替獨沐用鎮遠得全即魏定二公弗及也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信乎哉或云黔寧王故高帝外婦子迹或近之

濮

真子璵以真死難忠即襁褓封西涼侯年幼趨朝蹶傷命鑴玉字牌懸璵冠俾人遜避按此即漢羽林孤兒例廼若花將軍雲

殉太平雖甚烈其兒瀕九死未不獲預茅土封豈以守郡失之
乎權度精未易臆揣

鄭國公常茂以與婦翁馮勝交訟安置龍州土官趙貼堅棄前沒
其妻與茂結爲婚姻後詭稱茂已死或謂尚存至煩詔詰責踪
跡纂危終以開平王功大故許其弟昇襲爵然茂實卒於龍州
論理宜特宥茂還爲是

湯信國和材中下且有酒過獨以事上恭謹首先解兵柄乞骸骨
歸得徼異眷此智將也宜別論若以隱子代樹意律之亦非無
罪然世從無以是罪人者可見官爲人累放下隨坦然矣老氏

挫銳解紛理同是

湯和晚郤有防海功其先如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朱文正守南昌章溢守溫處俱著勞折衝中熏寓保障至和業功成歸老矣復使之築海上城備倭始遼東極閩廣烽戍碁列為百世利蓋興王之善器使如此

吳良吳楨兄弟辟過徐武寧王大功坊怒詬之疑竊徽音初武寧治第甫胎髹 高帝過之曰可矣遂不敢卒髹亦稍示裁損意乎良此舉與漢鄂千秋合千秋故張蕭何功良故抑武寧功似異寔同總極揣摩之巧

國初李曹公文忠掌國子監梅都尉殷攝視山東學徐魏公輝祖奉命帥禮部翰林官詣國雍試諸生文藝並一時文武才開創人材盛即方術技藝往往精妙非後代及時亦湮然置之不大張皇所稱迺更在此

高啓候早朝詩騶吏忽傳丞相至大城如晝曉寒銷諷此見國初豪雄氣象今閣臣朝二燈前引而已何鏡山曰此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之所以不免與

胡惟庸專恣罪多端其獄詞云與倭通俾以精兵匿貢船為變因總武庫兵入海迂謾甚古有是反法乎張昶業仕至中書叅政

猶謂念元故主欲為元弱明闇楊憲寔構釁又誣憲創為一統山河花押是何種種不經甚也抑草昧人情殊乎疑無是理

吳伯宗不屈于胡惟庸極論其不法狀此詞臣抗章彈事之始張昇羅倫疏寔祖是次舒芬矣四人皆江右狀元山川風氣歟學問淵源歟異哉

以汪廣洋隱默不白楊憲惡為柔奸命追斬之曰爾本非愚士其自舒心量已以歸冥、以曾秉正罷歸鬻四歲女為資為失人父之道命閹之曰爾性資聰敏幹辯且能既不能為人之父雖種於世辭峻甚誦猶魄奪

或訟工部尚書嚴震直弟侄罪命自訊獄成具奏以震直不欺特
釋之漢律原輸服惡面護意同然震直亦處於不得不確訊之
時不然罪及之矣

宋訥偶附火傷脇　高帝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冉居內
相不能協助人主致神怒耶訥時官祭酒遂責以輔弼之任致
訥嘗一改文淵閣大學士永樂中解楊預機密景泰中蕭江理
部務本是

羅復仁屢經聖鑒曰粗率曰老實羅性行可知而能招降陳理曉
譬擴廓諭安南歸所侵地酈食其陸賈之長殆兼有之恠於所

評目不類

劉仲質宋訥吳沉吳伯宗洪武中並為殿閣大學士又儒士王本等位四輔官次公侯都督當時保傅內閣之職業隱具矣今謂閣臣始永樂中解縉等似未深攷

劉三吾以主會試論戍不詳所終閣何氏名山藏云建文中嘗召還獻大明一統賦至永樂初暴卒所載賦詞甚典雅何公吾邑前輩最篤學如紀馮宋公勝傳潁公友德事多異前聞不審所据何書當續考之

起魏觀守蘇州蔡本 指揮晉衛事本孝慈后密謀既拜命辭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携酒菓從　上手酌賜二臣其後惟文皇后會一見鮮緇寺七臣家室蹇夏三楊時得見張太后餘絕嚮矣

高季迪編脩辭戶部侍郎之擢力請罷歸意但求免禍耳非有他也卒死魏觀難時方嚴不為君用之禁其肯為山林寬乎高歸不能韜迹深藏若袁凱然碩炫才援上宜其及矣讀孫仲衍祀竈文雄麗悲婉居然瓌閎之音臨刑一章尤淒斷人才之厄之厄至國初而極

袁儀本功臣張德勝弟賜今姓名鎮雲南楚雄久之入朝　高帝

慰勞有加惜其老命太醫院為染鬚髮仍還撫治以威遠人特
給銀印寵之染鬚髮事亦奇

解縉序顧錄詩謂　高皇睿思英發頃刻數百千言臣縉載筆從
轍草書連幅不及停比進財點定數字而已僧宗泐嘗獻詩百
餘篇覽不竟日盡和其韻乃獨受顧錄詩置諸左右按錄字謹
中松江人賦鄱陽湖詩放歌此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者
其人也初撰宮詞坐罪以用洪武正韻得釋稱殊遇

宋濂别記　帝為文性或不喜書詔濂坐榻下操觚受詞食頃滚
滚千餘言出經入史與解縉說同不謂闊創雄主燕妙篇章千

古來未有其比
劉宜正官起居注嘗隨駕度滑流關　高皇賦詩屬群臣和獨先
成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喜曰有安不忘
危意賜銀幣宜正郎劉予欽父
今所傳經書旁注自國初學士朱升始升有著作才制誥表箋多
出其手以廷辨樂音不合聖怒叵測幾危賴熊鼎從旁救解罷
鼎亦奇士
王待制禕撰馬后父母追贈誥稱為皇外考妣徐王夫人堂奉旨
然歟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

術救天下萬世、數語本禱危辭、

太祖諭汪仲魯歸曰近侍歸郡邑宦勢須來見。當戒門絕否則肇之衆。俾童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恩予告還鄉。理宜敎門謝客。輸祖應後。其敢以是自速厥戾。美哉謨訓煌、。凡致政士大夫。所宜遵守、

貝國器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俟其遠出開笥竊其書見國器在笥中大驚吳元年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值　高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斗國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許帝陰駭明日召入忽不見按此本漢武帝微行故

事蹟緣飾之
吳邦以鍾山寺主僧按官布政嘗上章言事特蒙眷副使張孟兼氣凌之罪至死必邦才有過人者然貽衣冠玷甚矣解縉擬椎埋負販之儒朝捐刀攝暮綰組符雖云立賢無方亦盡忱詢有德業顯規及

葉居升擬今之仕者。以無聞為福。以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又解縉大庖西封事云。二十載以來。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未聞賞善但見鋤奸。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親友。時文網繁密。可知治亂。國用重

典。或當爾耶。

周或為給事，剛直敢言。有論劾，必著緋衣。諸大臣候知。或衣緋。各今取素服角帶待罪。具想舊制如是。永樂初，景清朝佩獨著緋衣，猶其遺式。

余燦為吏部尚書稱長者，未嘗譖毀人，而以誤信學錄金文徵之愬，擅移文勒祭酒宋訥致仕，為 高皇所覺，誅。長者誼何居焉。祭酒尊官，非奉旨輙可以部文勒罷？吏部可謂有權。死宜矣。闇燦居家特恭謹

以大官人必任大房子，為刑部尚書開濟創營之甚宏麗，命有司

視爲式俗呼樣房濟貢幹辦才今濟軍黃冊造自濟始小說載
濟議宴二十八宿事俚不足信竟坐法樣房稱顧古福州有樣
樓傚是

胡廷瑞故陳友諒相康茂才張志雄丁普郎傅有德菩亦其將也
來推誠用不疑卒賴成功惟張士誠所任部曲寡得全者郎諸
詞客依士誠遊如高啓饒介張羽徐賁最有名各先後誅倪元
鎮顧阿瑛亦終不免豈吳客適金陵不勝財賦之慮乎楊廉夫召
到以賦老客婦謠見志得放歸幸矣亦楊雉不附士誠故

秦裕伯大名人避地松江屢徵不起　太祖賜書曰海濱民好鬬

裕伯智謀之士居此地不起恐有後悔蓋以是惧之也始出應命時鎮江有秦從龍者尤承恩禮與陳靜誠遇亞二秦皆嘗仕元筆湮滅無足紀者

以劉基之辯窮於孫炎以鄧愈之氣屈於潘樞至宋濂所傳王冕鄧伯翊其人奇甚咸不遇死士豈能自為才哉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山谷一窮叟耳。可悲也郎劉宋賢仕元世亦終落、

國初每遇孝子悌弟願代死為聖意所偶憐者執法之官必堅諍趣之刑戮最可恨彼非真能執法也鮮縉疏有云失入罪輕失出疑重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語深中竅至

陳瑛呂震益凌夷矣

練子寧廷對策陛下用人太驟責人太深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鯁亮甚擢第鼎甲 太祖雖用法嚴而能知人能官人所以為堯舜之治也歟

孔克堅劉仲璟所面承聖訓筆之書白直淺切毫不作文談誦之有泣下者昔宋太祖亦然劉元城稱有罵儒溺冠之風將謂是乎然覺漢宋特出之豪氣我 聖祖出之真誠班馬復生無從再加潤色

詹徽用法刻深至顯與東宮相左閑離間端殆不復為性命計矣

徽父同性特和厚同之有徽猶宋濂之有孫慎抑尤甚焉室父子並官家鄉何益

國初有左右司業宋訥祭酒時龔敩左王嘉會右三人春秋已高鬚髮蒼如朝夕端坐太學望而畏之凡高帝所用多老儒雖或齒豁頭童遇靡替前代希睹

孔廟春秋釋奠初詔止行於曲阜天下未通祀也賴刑部尚書錢唐吏部侍郎程徐疏諍始克如禮其孟子書免節文得仍配享亦錢唐力

孟子書舊經劉三吾節略凡去八十五條如見梁惠王章養氣章

俱在節中永樂朝閣遷江孫芝始奏復之直斥三吾為逆臣書
以是全功甚鉅後鮮知者
宋濂議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忤旨謫安遠今於是日瓊
作釋奠解駁之宋議實非是如欲依古禮設坐西向舍菜鄉用
鬱鬯舍炬用莛燎郡邑盡罷去七十二子之祀惟專祀之國學
又三獻各飲福事可行否國學祀先師舜禹諸聖另祀歷代帝
王廟今古不易
前代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等官今惟國子監耳禮饌賓長
人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名義做是誦 高皇御製直以代

祭先師為名體正辭嚴一洗訛陋
南祭酒周弘謨奏本監紅板倉二十座係高皇后積糧以惠養監
生妻室者乞修理彰良法美意從之蔣山鄉送人入大學詩云
高皇開太學慈后翼宏謨徽賢滿庠舍養士及妻孥正詠是事
后德廼及國雍盛矣
洪武中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二十人每旦禮官引入序立
丹陛內講經史朝罷始退凡三閱月薛文清父貞嘗與是選講
大禹謨稱旨然僅授滎陽諭去
學宮塑像非古林鶚知蘇州易以木主事在天順間稽宋訥太學

碑曰夫子而下像不主繪數百年來習乃革　聖祖意默定久矣

世廟寔克成之耳二聖一揆今郡各廟或留像未毀藏屏幪後非制也宜改

元末宣撫使初出百姓震動及至畧無所爲而去時爲語之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唐鐸嘗以是入對噫今之不爲敗鼓也者幾希

開國詔首重農桑學校凡赴京給繇官無棄株數目學校緣繇者以遠制論意良深遠後竟弁髦矣又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賞

閩縣寧六歲童某詣闕陳誦賜衣鈔給驛送還學讀書其後為
善陰隲孝順事寔二書成詔自今科舉准大誥例於內出題試
士然竟難遵行即洪武正韻亦虛名仍用唐韻耳政於近孝經

小學故事

天子郊祭天升自午陛社祭地升自子陛郊主陽屬南方北向義
取荅陽社主陰屬北方南向義取荅陰若群臣無荅神之義升
降皆由卯陛朝參則分別東西以避馳道此禮部尚書崔亮議
也國初諸大禮多經亮手

士子 服製本尚書秦逵 高皇親取視必求典雅三易製始定

賜監生襴衫絛各一為式其平定巾式本楊維楨傳初進樣

上以手按僵向後如民字形今因之

東宮不另設官僚卽以侍從臣兼之詹翰同署遂杜絶宮府嫌端

最聖祖睿斷處始太子賓客諭德朝賀東宮俱荅拜見大明集

禮不知何年遂坐受百官拜度懿文太子之於宋濂桂彥良等

必不爾

南

京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　太祖右文之意可見

各署懸扁俱直書某衙門惟翰林院三字橫書不審何意而兵

部獨無扁相傳有一夕潛掣去之者詰旦以聞置不問蓋微示

去兵意至今不敢復揭

翰林院承勅監六科近侍衛門舊各有觀政進士郎庶吉士亦然如解縉為中書庶吉士楊靖為吏科庶吉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其證也其專隸翰林命學士教之改自永樂甲申曾棨榜始

枝山野記洪武中御史與較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較尉在下欲互相糾察王元美駁之謂此時原不設較尉刺事余聞近稅璫楊某之在揚州其把牌與権關戶部同分處上下棲屋視枝山語乃不甚殊往來多見之者今南京御史廊尚在云舊是

臺官佳處

洪武三年八月初開鄉闈試劉基秦裕伯為主司士來試者百三十三人選溢半焉猶以兵後學廢不求備為詞至二十六年方正學序應天試錄云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盛踰昔矣然僅取八十八人額稍峻又云出幣徵四方縉紳程藝文高下當時規制可想

初庚戌開科詔明云使中外文武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毋得與官後以貢到多虛文暫罷復行薦辟法蓋罷科舉者十有一年至甲子乙丑後始為定制

丁丑會元宋琮狀元陳郊俱精通數學陳自疑當僇宋自疑當竄尋驗時方重私習天文之禁故得禍酷亦奇厄也稽丁丑為洪武之三十年屬末命踰歲郎賓天矣劉三吾旋得召還理或可據

洪武辛亥會試榜值駕將幸臨濠二月壬申甫竣會闈事癸酉即廷試甲戌傳臚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為九分拈之見宋潛溪集中時尚未定干支期及觀政選官寺法也即名數多寡亦隨裁酌乙丑榜取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至辛未榜僅三十一人耳後或取百八百五十人無定制然無若辛未之窄

國初儒學官撰賀謝表箋以嫌諱誅者如曰作則嫌於賊也曰生知嫌於僧也曰有道嫌於盜也曰法坤嫌於髮髡也曰帝扉嫌於帝非也曰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餘類是不知彼時文儒何從措筆

國初官制未定如以山西叅政俟斯於事未見副明通露其過究之憲可惜特赦過取任吏部尚書吏部尚書六卿長銓總百僚乃為人補過地殊不可曉任亨泰茹太素俱自尚書降御史豈得降已為幸耶

國初分遣諸進士巡郡邑以新進士未練事令行監察御史事用

乂任御史一員與偕厚賜遺之新舊二御史同巡方未知體云何
時出僅乘驢耳非甚雄峻
為官蹇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此端木尚書復初自銘
語也。又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亦有理。復初溧水人本子貢裔
後從省文僅稱端今仕籍已無是姓同時有世家寶官亦尚書
為元賜姓其支派尚存吾郡
泉人蒲壽庚孫庚夫先世嘗薦元傾宋負巨罪洪武中禁其子孫
不得齒於士類今吾郡或訛傳蒲鐵二姓非是孫豈尚非廢姓
諱之乎蒲微矣

洪武己未詔致仕官居鄉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敘尊卑宴設別
席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庶民以官禮謁見有凌侮論如律後制
殊不然弛自何代祝允明記其父語云　國朝三品致仕班序
與見任同今亦不知何出

凡
公侯伯雖加師保等官止授本身不贈及三代家例設教書儒
士一人聽自行奏保三年無過得除訓導於本都督府帶俸後
以奏保多營謀濫舉合於聽選訓導歲貢生內揀授著為令又
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舊從衍聖公奏保按此法行亦疏通若
明經一途滯閉

相傳洪武初鑄有鐵牌三尺許鐫八字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朝政萬曆中御史譚希思引及之詔誥所從來莛莫置對蓋禁中失此牌久矣紙上語終難輕信

舊制農民許帶斗笠。出入城市。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家止許著絹布。示重和抑末意。何文簡孟春曰。農貧何處得紬紗。富着自不求戴笠。今商賈服其止用絹布已乎。伶人制服。綠色頭巾。伶婦不許戴冠著褙子。妓女無帶。樂工非承應日。不得穿靴。賤之如此。今遵行者乎。大都法久而敝難縷指。

給茶馬金牌制頒篆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

着死用茶易馬制西蕃以威北虜上策初駙馬歐陽倫坐販私
茶論死法至嚴其後販五百斤以上罪僅充軍邊人其從配如
飴宜屢扞經
閩
建寧所貢茶詔揀茶芽止不得如宋故事碾揉為大小龍團省勞
費不費宋宣仁后嘗云茶揀小龍團食生甚意智然竟不能罷
也始栽自我朝規模獨遠
冬
至正旦節舊賜百官宴　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心不安
命賞鈔聖節例亦准是其祀功臣廟饅頭撤給衛士示激勸郤
除一日糧聖意精審迥爾

張天師偽號革於　聖祖曰天豈有師乎。止稱正一真人。極洗千古蒙陋。隆慶中以張永緒殘酷荒淫。革去真人名號。准改襲提點。今俗猶稱張天師。非是無論。天師即真人。業經褫削。直如太和山提點一例。

太祖最重祠。敬祭所贍。給神樂觀道士甚優。錢粮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外。復予肉若干。曰毋使饑寒亂性。且曰朕非慕長生之法。如前代帝王。然惟敬之以禮而已。最精通三教學。無易斯語。

洪武二十七年榜示凡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

十錠如無聽從打死勿論又僧人敢有將手拳弃白册稱爲題訊所在強求人爲之者拿獲謀首處斬餘剌充軍法嚴如此又云令出之後有能靡忍不居市廛不混時俗深入崇山刀耕火種侶影儔燈甘苦空於寂寞林泉之下意在以英靈出三界者聽錄此見

聖祖深明佛乘大旨借髡筆不得藉口

御製有裁儒僧文以宋濂所薦僧郭傳儒釋兼長特從改用優以天界寺住持僧宗泐博通今古命蓄髮官之泐苦辭嘉其有志聽辭免仍賜之勅鼓舞中兼寓激厲原非專責人官如吳印未必非所陰薄

琉球中山王世修貢職洪武初其國遣女生姑魯妹來京讀書數年學成還復謝恩來貢夷女乃犹書二名亦雅是小名錄一叚佳話有云東夷諸國獨無周易書每乞賜有之卅輙溺或令人誦記去亦不違未知信否

或議城中都江潮曰高皇神聖自定鼎後應郡邑不金湯者獨肇基之地闕焉疑有深意議遂寢然其後中都竟以無城陷事故難例論也一説劉誠意謂國姓音豕、不可圍囷罷築城役以避國姓屬俚傳

祭光禄寺竈神文朕經營天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瀅

形勢不稱本欲遷都年老精力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廢興
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可見闢基都金陵
非滿志事初欲都臨濠以劉基言止再欲都汴以懿文太子薨
止而　高皇亦已老矣　文皇北遷盖神靈若陰啓之
南京城形視江流曲折故廣袤不相稱大內逼城東偏頗卑窪江
流去而不還山形散而不聚太子太孫皆不祿疑非帝王都也
或謂閩會城形勢略似之
初高廟欲納濠州胡氏女其母以守憂不從後閩隨軍在淮安未
遣人劉諭平章趙君用同其母送至立為胡妃此女何緣達聽

其母亦何意抗違耶楚王楨郎胡妃出若湘王柏母亦胡妃為
豫章侯胡美女是不一姓

諭

晉王勅闔爾中道撻膳夫吾甚恐吾氣雄志壯佗者無所姑息
獨徐興祖為操膳二十餘年未嘗輕易辱之切記忍之保命也
大聖人患防淵微如此

太

祖諸子自文皇外如秦晉楚遼寧五王並知兵數率師捕虜周
王慶王儒雅蜀王最賢稱蜀秀才而寧王晚自號癯仙所製琴研
皆傳世有過人者即南昌王文正為兄子亦與開刱功信一時
氣運所鍾

懿文太子性慈仁雅有以寬濟猛之思震於威嚴不獲遂即其注救宋濂死不克至自溺故極事師之篤然稍傷恩矣建文繼之遂漸成文弱自古漢惠唐高傳皆柔懦不甚類其父若天意亦默裒益其間

懿文太子薨司業張智議太祖廟先神靈所在國既有表神意不樂〻宜倫而不作惟祭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不敢以畢廢尊仍用樂從之議最明妥稽太子以建文中追尊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永樂後改仍舊稱

祭懿文太子舊僅以祠祭署奉祀主之其得遣五府僉書官自萬

曆十八年始本太常少卿謝杰議也杰初援哀沖莊敬二太子

及徐中山王例請遣用侯伯等官郎槩從杰請未為不可

太廟東廡十六王原為祔享四祖設祖已祧安所從祔獨以制自

太祖不敢輕議則四祖又可祧乎西廡之增損劉基郭英姚廣

孝三臣謂何禮官議撤主移祀鳳泗二陵為是或以懿文哀沖

諸太子升祔何如

末年勑諭燕王朕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斃繫汝為長安內攘外。（四語已決靖難之案）

非汝其誰。傳 高帝疾作命齎符徃召燕王建文用事諸臣懼

矯詔却還之至疾革猶云問第四子來未嗚呼知子莫若父明

革之際天也劉三吾誠屬正對抑亦其稔運之未除歟

湧幢小品中稱　高帝為誌公後身以所留偈為證誕罔不倫舊云婁宿降靈庶或近之攷以元大曆戊辰生至洪武戊寅升陟是歲婁星復明是也傳蘇州天主堂南廊土地像為劉總所塑者精甚郎　高帝御容與今畫像迥異又像肖文昌見劉定之贊

識者謂洪武朝有將無相僅一劉基不能用至末年文武名臣幾盡矣所留之隱處若其才以遺後人者財得方孝儒解縉方以殉建文難解以關永樂治終非甚癸越噫曷若留一二舊勲如

宋公穎公者之為得歟

太祖以奉天名殿意義精正為前代之所未及雖經改榜皇極隆
慶初尚有以復舊額請者閣王世貞疏亦云極音蕭吉凶書不
有六極之文乎興王制度終遠

自宋陳摶有怕五更頭之說終宋之世宮中轉六更方嚴鐘鼓更
庚也宋以庚申受禪越五庚申末葉亡果符前讖我朝受命在
洪武戊申元順帝避沙漠去人呼為庚申帝緣其本生名之宋
忌庚我朝忌申

南都城中偏望見鍾山欝葱佳氣惟大江日夜洶湧尾閭洩不少

傳氣孅散越所出英賢鮮完美碩璘曰使都城左右有大澤如吴洞庭揚五湖着㡿㲖鍾水豐物得環聚之勢至嘉靖中晏言王廷相創為南宮殿不宜修復之説則舛甚矣周豐鎬漢汾陰櫟陽廟非歟

彭蠡湖每風雨波濤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傳為纜精過客輙祀之偶旱涸驗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於是都昌令孔鏞舉焚之怪遂絶一説國初破偽漢湖中浮屍纍纍太祖命以椤纜校之三復之魄憑為厲因神其纜曰宗三舍人傳亦有以

初遣大學生分教比方羅異外吏見從京師来趨奉如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驕横奴視吏民比遷多賂以金錢或至受數千緡法立弊生益思當特選冨户重老人之非得策宜不久槩斥罷去

方克勤守濟寧會所部指揮非時役民築城力爭之不能得自署名審上之中書丞相胡惟庸以聞即罷役見惟庸亦有可喜處難以人廢

唐愚士傳稱曹國李公好士為勲戚第一聞其名延禮為其子師所指曹國公即李景隆也岐陽家世故嗜文解縉之自河州召

還傳景隆嘗録其登華岳詩上闕郎所撰都督僉事謝彥碑亦亦粗可觀

傳磨塢者曰塢通春秋試有司不利代趙生試乃得上第以仕塢語趙生曰我學亦勞矣子乃以我而仕豈非天乎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五十金去按此郎科場替考情弊也塢宜在作奸犯科之列作傳者不代為諱反津津道之深所未解致宋潛溪方正學集同

方正學郊祀頌美建文帝云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斂防襄嗟乎此其所以為建文帝歟宋人嘗以之

頌仁宗宋積弱病正坐是

觀蜀獻王所賜方希直書及詩彬彬大雅郎河間東平昌讓爲建文帝出亡或云王密具舟迎入蜀語雖播而　文皇不以是疑王禮遇有加毋亦其孝友仁義之風有陰感人者乎闔蜀世多賢王猶其遺範

解縉自家入朝哭臨有何罪而至謫之河州云爲權臣所忌歲餘權臣黜始獲召還不知時權臣誰指也縉還屬學士董倫力僅爲翰林待詔旋乞歸葬立朝淺金川門之役論者謂罪稍輕於蹇夏良然

方孝孺主建文元年殿試得長洲劉政卷書曰此鳥中孤鳳擢第一按喧啾百鳥中得此孤鳳凰為宋濂所讚孝孺語仍以褒政示傳衣鉢意是科直以托孤寄命、題大節已露徵亦不祥之兆政後竟殉孝孺難死

解縉幼受學胡太守子祺與祺子廣同業後廣為狀元先為曾棨記蓮竹軒未幾棨亦狀元郎縉所舉士英賢會聚之緣信非偶手廣送別詩自稱契弟然竟負縉盟王良初擬狀元以貌寢易廣然廣不如良多

方孝孺真有為聖賢之志之資身遇主所經營僅儀文度數間屢

徒小前人且既以王道數陳道不始親、歟天之所廢若或厄之姚廣孝號最陰賊猶能以讀書種子哀孝孺噫烈矣歷唐宋死事臣無如孝孺慘者

建文歷僅四祀耳舉天下咸樂為死豈其以寬仁承剛猛後故耶碩寔非創垂器令終與親藩相安亦難久延人事惟更歷始精天道用後起斯勝諸藩非經靖難一番另創法定制峻為防徐且生心矣昔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次莫猛指最可思

祖訓內載親王練兵待命入剪除奸臣輩預知有易代事矣廼其不遂立燕王者何曰以奉天也天未悔禍殺氣盛衹得順承漢

高明知有安劉之功而不廢呂后我　太祖明知有草除之禍而不易太孫千載一律非仰觀俯察默通於天人之際者未易語此

浦江義門鄭洽初議迎建文帝慇其家甫入堂中扁無故忽墮帝驚逸去尋跡者至無所得羅如僧溥洽亦以住錫致疑惟廖平史仲彬二家寔屢經來往

建文君之出亡也或云匿黔國公沐晟所詩程濟從七叙云丙戌夏至西平侯晟家旬日嚴震直以使事過滇見師辭去吞金死旅舍晟懼請師遠乃行按晟弟昕為　文皇愛婿稱五駙馬而

晟能獨戀戀舊君當時人情大畧可見黔寧王之於　高皇養
子也其沒以哭懿文太子故有肺腑誼為潛龍之所式躍宜哉
建文中鐵鉉以濟南功陞兵部尚書寔在行間未一履部任齊泰
自兵部侍郎進尚書最承寄委攷建文元年十一二月選簿業
不載泰姓名諸新官襲替供詞每云鄭村壩殺敗齊尚書軍馬
豈北平事急泰時離部務出任其後耶黃子澄罷任間終太常
卿未一他徙亦異
殉主之忠方孝孺最烈保障之畧鐵鉉石獨優至徐輝祖以元勲
之重元舅之親寧舍之耳就牢獄其權衡於公私義利之間何

等趙卓不得不以三代人物歸之

李友直一比乎按察司椽耳以陰洩張昺謀受知官至尚書與黃福楊士奇交厚許相卿撰革朝志叙蹇夏解楊諸名臣與同傳若曰是亦李友直之類焉爾可謂嚴於霜鉞矣友直墓誌出士奇手多所稱許

自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出而二百餘年之晦蹟始彰疑案盡解殆天意乎晦蹟如耶溪樵爲廖平雪菴和尚爲吳成學馬二子爲馮漼補鍋匠爲黃直河西傭爲王之臣東湖樵夫爲柳一景王志皆從前史傳所未知名疑案則末年楊應祥

獄真贗兩淆屢經楊慎王世貞辨駁終在疑信間得此釋然

舊以雪菴和尚為松陽御史葉希賢非是希賢與程濟從亡另別

見余丙子纂闈取中葉永華松楊人即其後裔考唐史葉法善

世居處州松陽縣知得姓遠

或疑史仲彬吳江人去京迺建文當高飛遠遯無故近襲句理抑

昔不有弩下逃箭之說乎觀所紀其人其地其歲月先後如睹

詎易鑿空所錫仲彬孫名鑑長字明古以湛博著稱進諸名士

間鑑干走信吉帝命之矣

建文年號業復於萬曆乙未冬從給事楊天民御史牛應元請事

續准附載　太祖實錄之末惟帝號謚號隆重議屢數郎以一端論之帝號後則謚文當仍稱孝康皇帝配仍稱后事可行乎宜諸史臣之相視閣筆也余嘗於文華後殿造席力言之竟格

王叔英王艮死建文難獨從容同周是修叔英舊識楊士奇審理之除蹇所薦楊頤撫其孤厚艮墓誌出解縉筆僅云被病卒擬之胥謚劉黃憲不及死忠狀何也大約解楊叙遜國事多微辭媿歟畏歟

一說楊東里初仕石城學官失節避寓武昌後歸解大紳達得所作奇之求與相見楊固自匿以解為本道御史且奉勅許實封

奏聞故也解竟奏保之為更今名除吉安府學教授以有審理
之擢卒與同升解淺楊待其家稍薄文字中絕無道及或疑有
隙末恨
周是修獨有儒者氣象丘濬詩云尊經閣·高不可攀前有文宣
宮後有鍾陵山為是修咏也詞意高婉
太祖嘗禱於天擇群臣九年無過者得陪祀齊泰與焉旋受頋命
所委寄良深而不意泰之首誤國也黃子澄加有薦李景隆事
罪浮於泰怪姚善謬贊之曰方今人才豈有過黃太卿者識議
混淆之甚

北師入吳溥語解縉胡靖王艮曰三子受知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稽胡王與溥同榜溥會元首二甲官終司業不知時何職而明引分自寬若此

以上一百五十條

國史唯疑卷之二

永樂 洪熙 宣德

文皇天表非常封燕居元舊都 太祖詔燕王宮殿仍元舊惟易

瓦色諸王府營造不得援比蓋聖意默定久矣緣多郄姚廣孝

表珙一番諛贊反增形迹

燕世子兄弟三人入臨久留京師燕事微有迹齊黃議併收之黃

子澄不可遣歸初世子行後 文皇殊憂悔留之陰示以不測

之形可繫其心遣歸無筭甚矣子澄識在泰下視項羽歸太公

呂后事務勝

靖難師起慮有襲其後者先徇薊州遵化永平密雲諸近地始專意南嚮耿炳文亦老將也一戰驟敗方趨真定攻炳文時見有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閔獨不可擣北平犂其逆頤乎巧拙何懸絕廼爾

李景隆正謀攻燕舍之往援永平疾趨奪大寧諸衛兵還破景隆於北平城下蓋心知城守固景隆之無能爲也宋忠俞瑱斯時方議擣北平晚矣及景隆師圍再舉復故攻大同誤其赴援援至復不與戰趣還使其師弃命於寒餒之地者什二三銳氣索盡矣遂即白溝戰破之出沒變化若神節次俱妙

師出仍退還北平者三。一挫於濟南鐵鉉。再敗於東昌盛庸。三擾於大同房昭。昭謀引兵從紫荊關入攻保定。 文皇聞即班師。燕師故難敵。時只有乘虛襲北平一策。事機屢失。乃臣〻為離間人父子計。疎矣。古鐵鉉濟南捷。客亦以是說之。不從。謂燕師必不能越淮。候其還邀擊之。噫。既抵淮。事尚忍言哉。真大家在夢霧中。

文皇移檄遠近。列奸臣罪。深恨左班文職。不一及武臣。意亦以陰收勳舊。為將來啗李景隆地。然。猶屢舉齊尚書。黃太卿官。不知亦自有體。

王世貞武當歌。有云。不聞　成祖帝王鬚。曾借玄天師相髮。按紀、帝鬚美過臍。師起日。見空中兵甲蔽天。其神為玄天像。因披髮仗劍應之。傳為姚廣孝刻期之驗。初不云借髮事也。疑別出稗官小說。偶忘所自。

北師鏖戰四年自北平外僅據永平保定二郡餘得之旋失莫適為守有宦官通謀導以直擣京師約為內應從之先是建文詔凡奉差內使恣橫者許所在有司械送來京究治宦官氣奪遂潛謀北戴吳嚴東閣宦自威德事究乃為亡國資何哉

以淮安鳳陽各宿重兵間道繇泗州渡淮經天長至江上遂招下

揚州儀真鎮江咽喉已塞北雖有淮鳳南雖有蘇常勤王師無所用之約畧與侯景曹彬法同始知平時沿江防守全不濟事最要害不過數著耳

建文素於親藩寡恩事急迺命諸王分守城門誤甚矣谷王於是偕李景隆開金川門降不知時何親於景隆眷眷不已王後謀反造妖讖謂　帝王十八子當有天下工以景隆姓逃因併疑景隆竟坐王死錮獄中尤窺天道帝運之巧

文皇旣入京闔宮中自焚信下令慰撫軍民仍出駐龍江已爲諸王群臣再三勸進垂發楊榮迎駕前以先謁孝陵請從之榮請

在再入城將登寶位之時史不詳其曲折乃若初入金川門時

事殊畧情實

登極詔初屬方孝孺不肯草改命禮部侍郎王達爲之或云出學

士王景筆又有傳侍讀樓璉瞎孝孺極刑慘惶懼受命歸自經

死者既受命何溲媿慚良亦不欺其志者乎唐撰系以通撰冊

文成仰藥死事同

以諸臣貫虹射昴之精不能迴聖主之駕可以觀天命爲抑虛飾

禮樂者鑒諸以　文皇排山倒海之威不能沒烈士之名可以

觀人心爲抑徒逞刑戮者鑒諸

誦永樂初年勅旨所處分壬午罪臣家屬親近的便淩遲了遠的
發四散充軍妻女送勲臣家轉營姦宿病死的着狗吃了內一
條云奸惡齊泰姊并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箇婦人每日夜
二十條漢子看守年少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噫真
可憐聞之未有不流涕者姚廣孝陳瑛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永樂元年定萬壽節宴百官禮在京僧道官大興隆寺住持得與
文武四品以上同宴奉天殿內草昧法麤略不可訓宣經姚恭
靖裁酌耶今慶賀有僧道官本是
從禮部尚書李至剛請改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刑部尚書二人侍

郎四人六部事皆總之後改行部曰行在某部其定京師稱不
復名行在也自正統辛酉始
初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緣靖難師起內臣中有密約長驅
者既事平求賞不得已假鎮守優之或賜公侯服觀沐敬反爨
荅語不遜極矣釋勿問微指可知
禁諸王營造宮室自今非朝命敢擅役一軍民私斂一錢物者罪之
時秦晉楚代諸藩並奉嚴詔因是定入朝出城律盡罷護衛不
許臣所屬吏民蓋法益操切矣
解縉於建文中遺董倫書自云曩上封事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

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濞之虞等語致縉集無之當繇草除後刪却使其時有以縉前語聞者族矣雪理獄中未爲非幸也縉父開兄倫罵識皆倍勝

解縉評蹇義等十人斬輕各異其云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按瑛最鷙爲毒方鍊獄多出其手安得端豈縉微諱之且爲勸進諸同事解數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卒爲至剛所譖謫交趾舌出身棄昔人所爲垂戒於緘金也所劃詆方賓劉儁儁竟殉節死亦不盡驗

解學士既下獄踰年會交趾陳季擴叛搜得黃書叛詞經解手中

多誣諱　文皇怒遂不解盆死獄中諸門徒多逮繫者解家譜

又云誣以私撰實録及收藏推背圖等書想亦高煦輩窠陷中之

謀毒甚死不償責

楊文貞母夫人蚤寡。改適羅子理。文貞幼育羅氏。視宋范文正事同。

子理國初名儒也。仕終德安同知。繩以義似難爲解。令甲婦再

醮例不得封而文貞公然入告。至爲其異姓弟乞免戍籍。時國

法尚寬。

鄭賜病卒上疑爲自盡賴楊士奇言始釋死猶不免疑幾及於罪

時方嚴避事禁耳觀方賓自縊後仍有剉屍之僇可見事到明

之主無論生難即死亦非易易

張紞爲吏部尚書得楊士奇試策擢第一稱具眼矣紞草除中既迎附退自經吏部後堂終不辭一死惜稍後耳初在雲南極著績事功之與節義道難兼繩如胡楊蹇夏諸公皆然紞猶在是非間耶

永樂朝吏部尚書惟蹇忠定一人更無他授在部實三十三年國初尚久任法不易其官黃福開忱之出鎮撫各二十餘年劉綱知陜西寧州至三十四年尤異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永樂中尚書方賓奏

薦御史數人　上聞某縣小吏出身命黜之諭吏部毋得以刀
筆吏任御史著爲令成憲昭然其後有闌入言路者卒敗類益
思聖謨宏遠。
夏原吉始爲戸部屬秩滿以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
乞暫假在官隸役以行許之時爲殊典其自主事歷侍郎遂長
戸部者終其身然原吉負開濟才嘗兼筦兵部都察院大理寺
篆晚遂輟部務同楊蹇坐論諭旨擬於三公矣詔褒爲　高帝
養成賢德信然
太宗數自將逐虜最後問夏原吉令糧儲足給幾年夏意又將出

師謊對才給半年耳　上疑其誑命核之蓄十年有餘怒謂京
吉告欺妄械繫獄按夏忠靖素不妄語而以意存愛君辯寧權譎
有說不害於正者此類是也與劉忠宣匿安南牘事同聞
太宗後亦悔之
胡濙受命廵訪不惟察遜國併察監國事關君臣父子之際危疑
可知而能陰全國體兼保身名張留侯狄梁公妙用未足多也
就二端論之安監國易安遜國難又難在察之即以安之直以
無足慮一語默為消融即明主亦若喻於言表焉者虎頷金鈴
結者能解以之處英景二朝兄弟間猶其餘智洵運斤弄丸妙

手

偶思濙出倘真遇建文𡩋何將縱之乎執之乎最難處事閱小說
果云濙久在湖湘数遇建文不害之使得逸去或疑故加濙美
名耶爾何終無形迹抑事在天人間濙素好神仙術不測爲神
殆非可常意揣狀傳濙入閩道泉州見董伯華懇於衢輿式之
董亦異人

胡廣胡濙楊榮金幼孜爲　太宗所寵遇臣若楊士奇楊溥黃淮
以輔佐監國屢瀕危殆溥淮生幽縶十年士奇再被罪僅釋日
處於多忌多懼之塲危岌岌矣仁宣朝宜叙舊恩時胡廣先卒

楊榮溥幼孜三臣亦優委任惟均身名俱泰豈三臣者雖處宮府與意中毫未嘗有所左右陰陽爲當時所深亮耶難哉

金幼孜扈從北征道墜馬同行胡廣金純不顧去楊榮獨爲整理鞍轡且讓以所乘馬既達　文皇嘉之榮以僚友誼對上曰胡廣金純不僚友耶噫廣於君臣誼漠如何論僚友天語嚴於斧鉞卽生平可知

黃淮最先受知傳好詆毀同列解縉胡廣楊士奇皆爲所排時號淮瘟鬼卒爲楊榮以計傾去余觀同時蹇夏胡楊諸公咸篤老沒於其官莫肯以退歸請者淮亟罷家居二十餘年晚偷優閒

之適似較得出處正前語恐非實耳淮身械繫十年善諸人者
固如是乎
解大紳有社稷功　仁宗立寔定於好皇孫一言非獨題虎寓規
已也竟以是殺身洪宣之際恩卹亦稍靳云又金忠黄淮尹昌
隆各與立儲議其後　成祖復移愛趙王以問楊榮榮以王相
貌對愛孰儲位始安
呂震聰明絶人每朝燕奏三部尚書事誦讀如流既方賓縊夏原
吉逮繫　上持寬慰震令較尉十人隨震起居密勅曰震倘自
盡拜十人皆代之死震才亦汪廣洋茹𢡟之流但不識大體耳

洪永間大臣槩類是

呂震刼尹昌隆身爲王臣事大小並須上奏乃假託宮僚怙賴恩私潛蓄無君心故不之父之子震此語寔陰傾儲貳罪不容誅解縉得禍亦坐是縉獄中多遝引宮僚機宄危窘溯法從詹徽來稍委蛇爲則表凱矣

劉儁無論死交趾難甚烈即楊士奇草巡幸北京諂內飲食供億一切自倫不以煩民儁請更自曰有士奇欣然從之有之異自意義勝倍遠儁亦未易才也猶知解縉前評屬輕詆史稱唐王珪善持論縉媿負多

張本初令江都以城降官至兵部尚書持身廉介　成祖嘗宴近臣各設銀器一案因以賜之本案器皆陶諭曰卿號窮張無所用之本幸矣此賜直何啻萬鎰

魏驥自松江訓導薦擢太常寺博士　文皇曰劉履節九年御史我皇考古授此官不輕畀人也觀此知祖宗慎重官人故俾位少洪武中解綸以祠部主事出爲應天教授語之曰勿謂官小京學也同是

京兆尹陳諤出行誤衝太子駕訴之　文皇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勿問父母官標目妙甚股肱郡湯沐邑皆在下風諤洪武中

嘗瘞坎七日罰修象房努奎治一生宦况止易得大韓秀才父母官七字耳頌亦足矣

永樂中選庶吉士二十九人于文淵閣讀書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膳禮部給膏燭并鈔工部給第宅五日予一休沐出命校尉備騶從稱崇遇致事在甲申二年龍飛首科之　上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蓋祖宗深意如此時乙榜及下第舉人得再試尤者拔登史館餘賜冠帶入國学肄所得士為多

課督庶吉士嚴嘗親為試誦一日試會禁寺背誦摘蚍者說莫全記者怒發戍邊擬貸之令搜大木禁寺以書斫執玫極陳勞苦

狀為言得釋致國初尋誦韓柳文　高廟御製有駁韓伯夷頌柳馬退山亭記其徽之羅汝敬傳文以背誦不稱旨謫戍越數日名還想即前事

二十九人內俛維哲晉江人官刑部郎中卒遣錦衣官較送喪還仍命所司祭之比吾邑破荒入詞林之始今零落莫知誰氏史稱其文學才猷可觀當非偶然

永樂四年集儒臣及修書秀才數十人于丹墀內同賦白象詩胡廣第一某次之又嘗試神龜賦稱王汝玉遂最工郎解縉弗及事殊有唐人風致盛平世可櫝行汝玉後竟以名盛招尤死傳

爲黃淮所譜

成祖自平湖平安南以及河清麟見騶虞龍馬之祥胡楊蹇夏諸
公皆撰爲賦頌惟解大紳作差可觀耳餘槩湮沒益思宗承旨
方學士之才爲卓出

劉子欽縣省元會元以過自負爲解縉所抑出俗傳攷永樂甲申
會元楊相非子欽又傳子欽一日之間自庶吉士充工部辦事
吏浸還原職色不少動者奇甚比阮籍山濤以工人真傲真逸
本朝無比高品也恐非子欽所辨疑好事故文飾之與前說同
林誌爲釋以對句爭狀元事亦不足信推之如劉基之詠湘箸解

縉之識爽翕曾棨之飲量見褒張信之傲書破戳並出村翁嫗口中爲士大夫所不屑道

李騏初名馬爲御筆加其字聞騏每投人名刺墨書馬朱書其亦異事也志稱騏嚴毅古正有氣節是時閩福州連出林誌馬鐸李騏三元皆賢惜皆不躋大位

王紳貽書責蹇忠定與時浮沉猶有古任安蘇建之風紳故侍制褘子以孝聞舊受學方孝孺嘗欲走南京聚寶門外覓方骨歸葬且倡梓其集志行可窺

楊文貞自紀退朝餘服與同官奕棋具酒饌爲嬉不能飲代以粔

敉率至二鼓又云長安門西五六里地幽曠饒園池水木諸詞
林濬泊簡遠無外累多樂居是會來樂壬寅冬詔京官並先給
一歲奉得爲醵宴誦之太平閒暇宛然在目後寧可再見即西
即亦遂成閑闇矣

初入文淵閣七人解縉胡廣黃淮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未幾
縉外謫儼出爲祭酒淮士奇侍輔導東宮餘不閒有所補進豈
閣務亦漸解仍歸獨斷耶或初登極章奏紛填畧藉平駁耳觀
廣榮幼孜之屢從北征僅供題碑草勅之役恙非與事可想見
當日舉止

本朝中台星常坼傳爲不立宰相之應或云上下不交致然冷謙之論八音曰磬聲關係本朝士臣廉節指亦可思閹權之日移也士風之日濫也故有自歟

以御史文都汪俊民不諳刑名改工科給事中科道官乃可互改嘉靖四年張檜限劣自給事改御史原科資俸仍叙美宣德中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鎰不諳憲法改通政使掌南京國子監抑尤異矣後鮮知

丁珏山陽人素無行因誣告里人死罪自白衣擢給事中恒伺察細過上聞後愈肆貪黷及母喪未期起復趣同陪祀齋宮與慶

成宴經御史俞位等劾奏論戍邊爲永樂十四年事中外快之
山陽故產此怪物
六科與尚寶司隣舊在奉天門西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大科
廊是也永樂中火始遷出午門外又翰林六科同侍從夾立寶
座旁亦以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侍因退避立陛螭頭下
如今制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
郎中列科道官後不知起自何年都左右給事中列御史上攷
自景恭三年始

文皇將史幸北京詔吏部驛召天下致仕官到暫任以政又嘗以
致仕官居鄉多擾害良民把持有司悉召到驗餚之二事均屬
異典縣前言或暫支一時虛曠縣後言不至開許習長澆風漸
弊乎似難行
刑部奏古禁銀交易江夏民有父死以銀買葬具者詔赦勿治時
行鈔禁銀恐鈔輕耳給事中某至四川見無把者陰遣親信用
銀誘民交易已則執之天順初有陳言云交易銀兩罪因黨惡
爲都察院憲深所參題不知是洪武禁列中語其在今益成異
聞矣

文皇朝上元節每張燈午門賜百官宴要原吉奉母來觀至發鈔賚偶十三年燈山焚倉卒多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焉上意悔惜因停罷先是詞臣多應制賦鰲山詩惟侍講陳敬宗律最工恰如唐體

國初稱皇上只曰上位屢見諸公集中稱諸皇子沿元舊俗曰使長不知何義平安對文皇曰臣欲生致使長耳後或訛為院長有官者相呼曰大夫呼內官亦然王直折輿安曰大人豈可為此言是也

兵部初官襲職有新舊分時以靖難子孫號新官免比試徑于承

襲併優給其開國功臣後裔曰舊官選是即徐魏國恩數不能比定國什一輕重較然雖欲不自南而北得乎稽漢亦叙代來功與許分別

府衛官相見行平禮遂分道行衛所公務不許行府縣問理值三大帥在外衛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得與比永樂中巡按福建周新奏定法也時衛所弁凌忽可知開撫州舊府官朔望赴衛作揖事聽處分至

況太守鍾始革

兵科給事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滯十二年永樂五年

始歸十四年遣封副失副里為王見羈復九年宣德元年始歸給勅賜老而已前後為給事三十二年留虜中二十一年白首生還去蕪于鄉何遠

永樂初迎天竺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始教人念唵嘛呢叭𠺗吽侍讀李繼鼎笑曰六字所云俺把你哄也時頗韙之寔屬李應揣非是佛語無此俚淺

永樂七年駕巡北京八年十月南還然已營山陵於天壽山微旨隱寓十一年再北巡皇太孫從十四年九月南還十五年復北巡始詔興宮殿工至十八年成召皇太子太孫北來以十九年

正月朔受朝賀是年四月三殿災群臣爭言遷都非便狀不聽

自是定兩都制

記稱犁虜廷者三塞五出塞每出輒經年絶無傾慮亦繇當時芟棘誅鋤已意耳後世善學之爲　宣宗不善學之爲　英廟要塞難準行是爲不世出之主

出塞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沿途築二城貯糧以俟回軍名之曰殺胡平胡古未有即軍中築城者誦北征録云今藏比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下甘肅大寧遼東邊城承無事矣何等雄心

文皇所為不避風雨寒暑之勞履窮絶漠意亦不盡為圖之昔有論楚武當之役玉欄金屋為當時隱慮與遣胡忠安著數同謬意並舉亦然一以外樹威靈一以內閑暇又以以明其非冒天下之心眼力極深穩視宋太宗始末差類識者自知未易以語言盡

遣胡濙西南行求之胡湘黔筑洞中遣鄭和東行求之甌越閩廣海外幾窮盡禹跡矣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差類當日情景

惟文皇求張三丰愈切而張愈固自匿學道宜秉宿根秦皇漢

武空褰裳濡足況別有所假借求之乎即使泰嶺輝煌何足動
神仙一盼余嘗過之詩云金碧酣初纈龍蛇動殺機當年方外
客也護首山巘頗自淡中

永
樂有兩金忠一起家龜卜至兵部尚書鄞人一鼓也先土干虜
王子也賜今姓名封忠勇王時以降虜王子為功賞賚無算要
以明中國廣大氣奮而已故洪武中嘗擒納哈出及元帝孫崇
禮侯歸亦復平平

聞
胡人廟祀今古三宗漢武帝唐文皇暨我朝　成祖虜每經擒
胡山望所勒碑銘必下馬羅拜嘖指稱神去　然漢唐僅遣將

行耳覺我朝威力倍勝

金幼孜北征錄三篇初具見聖主憂勤儒臣寵遇閒然繳塞外光景為賦咏資次甚嚴肅步伐止齊寓焉至末篇則讀未終卷而已蕭然有騎龍壁髯氣象矣愈奮厲乃愈衰颯方帝王氣盡時亦自強作不得然寔千古異變云自舜禹蒼梧會稽後僅見斯役

安南黎澄舊名蒼澄為偽虞國上皇季犛之子偽封國王兵敗俘獲以善用神鎗火器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至侍郎一夂虜耳丈子官八座五十餘年雖先朝用才之周亦儘奇遘聞至今

凡黎兵罷併黎澄之

安南叛至三勤王師黃忠宣議咎在亂本未除班師太速留屯戍兵太少無所資為彈壓故耳寔鎮守內臣貪殘甚致然時倘依沐黔國例即用英國張輔鎮守其地世以安南事委之雖永隸郡縣可也遠如黔南近如播州曷嘗不歸我版籍三楊故無經遠雄畧難與語此

國初重勳爵武臣黃福為交趾二司帶尚書銜猶以屬官禮事黔英二公觀黃所與二公札可見後宦滇人輒思推抑黔公自雄信屬非體

浡泥國於洪武三年嘗遣使入貢然已費使臣沈秩張敬之反覆開諭力永樂六年其國王遜來朝卒賜葬京師安德門外石子岡時宮嬪每貢朝中夷王至塋郭外漢唐來有也余讀湯顯祖達奚司空立南海王廟門外詩曰司空暹羅人面黑手如漆華風一來覲登覽稍遲逸戲向扶胥口樹兩波羅蜜樹畢碩歸舟冥然忽相失身家隔胡漢孤生長此畢猶傒聘舟影左手翳西日立死不肯僵目如望家室味詩意事尤怪特

太監鄭和使諸夷舟自福州五虎門發歷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有不共命者俘其王歸張騫谷吉之能殆蔑之矣閩呼和三寶

大人不敢名今三山故家間蓄異器或發自地下伏藏侈曰比
三寶大人物遺烈可知
初仁孝后崩　上欲納中山王季女爲繼夫人辭　上曰夫人女
不歸朕更擇何等壻耶後不敢受人聘削髮爲尼南京王姑菴
其處也閨名山史季女名妙錦宣德初猶存張太后名入宮禮
如公主宮中諱曰是薄皇后不爲者品識殊高閒頗鑒其妍代
王妃就選事
寧王始封大寧靖難師起脅從征與約事成分天下半後自請封
蘇若杭不許從數騎馳入南昌卧城樓上稱病乃以南昌封王

雖前許太濰侍功悉望故漢王高煦反以前力戰時　文皇面許之儲位致然

文皇親﹅之愛至齊王榑谷王穗晉王濟熿而窮凶悖出天性非可以化誨革也谷王先以金川門功恩遇渥忠誠伯茹瑺道長沙坐不朝王徵繫死屬驕縱之過三宗並削爲庶人宜矣時周王亦佹被誣幸白晉自濟熿使中廢至正統始贖封齊庶人幽西内久値　宣廟征漢促恭卒其庶子居南京有後俗號齊宗

古成祖威靈震疊之際淇國公丘福帥五將軍征胡稍違節制全師覆沒大將誅何容易于是有躬犁虜庭之舉事勢適然原太

祖時諸賢王猛將布列足春秋耀吾軍士至是勲庸盡矣漢高
曰吾固知豎子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事同靖難諸將才劣亦可
徵窺
永樂中擒捕妖婦唐賽兒旋遯去大索甚急慮溷處尼中凡北直
山東境內尼盡逮至京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幾萬人騷擾甚矣
竟莫知賽兒所在信妖術乎賴山東參政段民爲綏輯之幾釀
大變
北京以正月十九日爲元丘長春真人生辰歲會集白雲觀甚盛
俗呼燕九讀吳原博詩如何義士丈夫善不及道人丘處機正

詠其事嚴善或文信國字

京師崇國寺爲元脫脫丞相故宅今千佛殿旁立一老身幞頭朱衣一老嫗朱衣裳者脫脫夫婦也相傳大內後宰門有丹漆巨梃一丈圍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偶墮地破乃系竹中藏拳三一爲王摩詰畫真蹟又帝京奇樹稱天壇拗榆鐵顱靈宮折枝栢報國寺矮松卧佛寺古娑羅當公寺海棠蘋婆柰子凡七種

長陵明樓碑舊稱太宗嘉靖中加成祖號碑鉅不便易且慣琢斁乃鍰木襲其外丹漆之至萬曆乙巳重修業改豎碑石今人猶

循毅稱木龔非是余少從光祿何公謁陵語亦如前比閱史始覺其誤

榆木川役從楊榮議液錫爲椑昇舍歛秘不發襲上食如常儀比振古未有之變榮從何處想出唐荊川詩萬里回鑾驚駕速軍中未有一人知筆端矯矯如畫

成祖駕屢遠征東宮以讒故宮僚多下獄死最慎密如西楊亦再頃繫大都漢王高煦通內臣黃儼江保輩構之或云　仁廟濬體豐盈袁尚寶忠徹善相術盛御醫蔣東善方脉俱出不利語洪熙中二人危甚然　仁廟享國不久僅及朞豈　成祖默有

玄鑒乎其後　神宗之於　光廟事略同屢遲疑不決意別有

謂

梁潛佐監國南京被譖死傳潛既下獄私語家人曰比長麻線之不足多慮旋及於難長麻線雖解或陰覬非常祈後福意乎死宜矣潛才學過人其副榜楊士奇佐監國出尚書夏原吉呂震等僉舉見楊誌中

仁宗天性寬藹雖屢爲難趙二王誣搆比二王不法事聞　太宗怒甚輒涕泣力救得解倘久踐祚即漢庶可無生心其宥還革除諸罪臣家屬尤盛德事

顧成一降將耳晚請于太子曰殿下事君父恤兵民素行著誠惟小人當置度外萬事有天不足計成語陰指漢邱溫學有體致成建文中戰敗被俘釋輔太子居守嘗疏請立儲自貴州召入佐監國不敢留仍辭還鎮出處頗裕如惟與姚廣孝論兵不合耳固自遠爲是

宋晟二子琥瑛俱尚主號宋氏大小駙馬琥交通漢庶人而瑛恪事東宮咸寧公主賢數以資財濟東宮之洪熙初奪琥侯與瑛盡收所置舟車田庄畀咸寧主禁其兄弟不得往來淇國公丘福兵敗沒家徙海南擬事例當復亦以夙善漢庶人故不叙德

恕輕重較然

仁廟初守北平南師屢來攻却之既正位東宮稚意右文孝治蒸蒸雖在宥日淺論者擬諸漢文宋仁之班無愧辭爲國初用兵刑名其得休養生息稍涵濡太平膏澤自帝始却又非建文迂蕙倫允稱賢主

權謹無他長以孝行自小官拜文華殿大學士時最重孝義稽浦江義門鄭氏歷洪永屢徵殊眷鄭沂起布衣超授禮部尚書餘官春坊翰林御史者數人所風勵世教遠矣宣正後漸無復比意

宋制近臣有不繇科第者特賜於某榜出身本朝無之惟永樂中曲阜孔諤宣聖後以舉人中副榜第一皇太子召見賜進士出身授左中允稱創見云近崇禎甲戌閩顏茂猷以五經特准廷試名列會元前後罕儷

英國張輔從兄信起家進士至兵部侍郎洪熙初允輔奏仍改武階累官驃騎將軍都指揮使文武秩可換授異矣余乙丑同年蜀人張任學御史按河南敝自請改總兵銜勦賊從之舍繡斧就兜鍪尤為異也

平江伯陳瑄言七事直尋常以出勲臣賜奬用勸言者瑄始為建

文將北師至密县舟降在李景隆茹瑺之間末乃有漕河功李東陽詩尚書宋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公稟恭襄瑄謚也尚書指宋公禮瑄才自可觀恨責國名難浣耳然少嘗代父謫戍忠孝異歟

詔汰諸司冗員　仁廟在東宮命兩坊官任其役時鄒緝掌左坊畏縮稱疾不出次當陳完即奮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衆服明決被汰者亦自愧屈完字仲完閩長樂人以貢貢薦辟官贊善雅爲東西楊所知

張宗璉以宮僚擢大理丞出清理福建軍政既還改常州府同知

爲御史李立因辱死大理丞佳改同知御史得因死舊宮僚均屬異事先是楊士奇王直合謀薦宗璉會況鍾奏先之世亦以是賢鍾之度宗璉多長者交皆出可計期名不幸遇凶成奄終淪顛躓悲夫

國和古克勤知濟寧羅于理同知德安咸著政聲古坐私用倉中炭蓄羅坐檀用棗木染軍衣罪並謫戍法苛細極矣特令甲官爵役滿許復任貝秉彝令東阿嘗坐累三爵役民三代之爵役想運灰擡木之類頗宜待士體洪熙後始稍崇寬大所以昔人有討債還債之說

李時勉嘗因三殿灾應詔詳陳時弊請罷遷南都叢忤旨下獄僅
釋嗣不知所言何事至被撲幾隕　仁廟素容言禮下胡致赫
然且易代尚有餘威乎古廷撲時聞若有物護之最後復有忤
王振禍真命如懸線矣十八金瓜一百斤重枷儘數受用是本
朝第一骯髒人

同李時勉言事者侍讀鄧緈次侍讀羅汝敬汝敬與時勉並改御
史令日問四一起言事一章以困之身連遇聖明尚嬰觸忤信
批龍劘虎之難

許廷臣歸省給官俸外仍依品賜鈔爲養祭賓客需自洪永來常

有監生〻員告乞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敵齒及過家上冢事至是始詔行之以其尚書郭資年老予致仕復遣使視之賜賚逾稱隆典

洪熙元年復建北京行部行府名諸司曰行在命皇太子謁陵南京就留守業有徙北都南意惜不久曦馭遂上賓耳南北中分自其數也長陵獻陵大漸時儲宮皆不在侍亦異事國連大喪機勢頗岌〻

仁廟雖預占玄象寔無疾驟崩觀是日尚責怒李時勉可見一云郭妃以中宮疑戾邀過宮上壽妃進卮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

多疑耶遽取飲之妃失色俄而上崩妃懼自縊時適雷說不知
何本觀羅肅貽楊東里書明言　仁皇崩爲儉邪進金石方所
誤史不盡書
仁廟侍宮僚原如鄒濟徐好古王汝玉卒皆贈宮保賜謚予春秋
祭宣廟則微有區別矣陳山張瑛立見遠擢稍忤意如戴綸簡
從善林長懋等俱久不調長懋至出知鬱林州旋逮繫十年間
宣德中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共選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讀書
翰林又慮副榜或遺才命郎文淵閣覆試之得二十四人賜冠
帶給教官俸俾肄業國子按此即永樂甲申成法既三科合選

似有官者亦得與試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齊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台州范理列第二賜白金楮幣授江陵令八閱月擢守德安用楊溥薦故君相雅重守令選猶漢神爵遺意

宣廟嘗與楊溥論人才云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方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於千百也大哉王言又諭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倡優賤人豈宜褻狎頗聞此風盛行劉觀尤甚每赴席取以妓自隨宜以朕言徧諭之當時風俗可知

廉首師逵貪甚方賓劉觀見國初淑慝分明公論即在藻鑒中今所患在上下異意衆好之或疑為黨衆惡之或疑為忌用舍混淆安得此蕩〻平〻氣象

宣德四年冬早朝寒甚　上曰昔皇祖考在位每旦恒賜食朕偶多事忘之命光祿寺給文臣羊酒禦寒先朝禮下周悉然事難做行久之將至廢朝經筵之不比於日講也良以經筵宴賚費多故歲僅再舉

會試天下舉人於北京自永樂乙未始北為京師不復稱行部自庚子始自是鄉試有應天府順天府之名矣江北士自甲辰那

寛山東士自丁未馬愉始登狀元會試分南北卷南六北四著
爲令亦自宣德丁未始
貢生監舊藍衫入朝　仁皇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袍今遵之
然在監仍衣藍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陽帽三吳舉子迄今帽
製猶然或訊作遮陰是非
喬世寧誌太監成敬墓曰敬永樂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改晉府奉
祠宣德中以晉府事逮獄謫永遠戍敬懼累子孫請就死
宣廟憐之下敬腐刑內官出制科庶常大是奇聞敬子凱進士
卒贈吏科都給事中蔭一從孫爲土吏目亦奇有云大監王振

原儀教職承業末諸學官考滿之功績審有子嗣願自净身入
宮訓女官者聽得十餘人據其一也見黃溥今古錄中說尤怪
陳祚瀛觀讀大學衍義有何罪而至逮其家屬十餘口長繫之時
頗有足已翹材端不能如　仁廟淳厚丈景之分徹朕兆此祚
初編管武當十年幽錮室五年脫以按楚吉遼王事徵械治論
死遇赦出人生幾何堪此若毒劉鳳識之曰是豈有不得已者
乎指亦可思
東西楊之共事內閣也議禦彰德不嫌異議棄安南不嫌同政類
推卑于猶宋初韓范氣象南楊廻無多可紀者委蛇而已史以

醲醴詗奚稱恐直摸稜轉解
太宗初選入文淵閣七人楊溥不與爲命侍東宮旋遭繫未嘗
一日瞻望天顏異東西楊者一洪熙中溥另設弘文閣印不與
機務宣德元年始入閣四年以母喪去奪情起復仍爲太常卿
禮部尚書不復稱閣臣異東西楊者二溥之獲預顧二楊以功
名終蓋自正統初年再入閣始也李甘陽頌　宣宗詩至尊奉
太后國事付楊稱古雅要非實錄溥於其時故非有甚妄寄
李時勉陳敬宗卒淹國學西楊與有責爲開敬宗頗直指西楊道
人羅汝敬素不滿其所爲數面斥之西楊因薦羅巡撫寧夏羅

年老過屬書師明故陷之死地作好惡甚矣非止誚方孝孺沮王直罪過已也惟西楊匡輔君德處多功大未易細疵疑在魏徵褚遂良之間

首勸親征漢庶人東楊功最著請移師伐趙過亦最隱比事却得西楊力其後東楊子孫諱之云止伐趙原繇力請被西楊掠爲己功世鮮信者按議自陳山始

楊文貞年幾七十即賦歸田詞四首分四景盛艷林泉之樂究入十卒於其官弗能踐之微獨文貞凡同時諸老皆然咸以鞠躬盡瘁爲經常功成身退爲邪道恬莫知怪其於昔賢高風邈韻

亦少衰矣談每為惆悵

胡忠安宫宗伯失行在尚書印此豈細事詔不問改鑄行禮部印給之先朝優禮耆碩如此胡長禮部歷宣德正統景泰三朝至天順從避始致仕凡三十二年與蹇夏同開胡性寬頗侍郎章敞以嚴毅佐之部務為肅

傳況鍾蘇州治頗揭文貞力薦舊多鎮守內官鍾請假便宜行文貞難其事不便直言乃以敕毋字載敕中假之柄按鍾出錄簡擢同事九人特予敕秉傳行與他銓授者不同勑明開為以下得自擒問威勢赫然獲終行其志宜矣九人中趙豫陳本深何

文淵亦著績

黃福自交趾召還出爲南京戶部尚書蓋遠之也聞福雅持正不能諧俗取容想見諸大臣立朝依違狀胡儼黃淮知番退尚矣次寧取自疎遠如福者雖復與事立功弗如風操猶在非勢宦人所知

宣廟頗事微行或云蹇義蹇勸之生日因得賜鈔及馬語太誣蹇忠定何詎至是惟如蹇性質尙或篤果潜辛決不能因事納規若西楊然致謗將有自

憂忠靖卒朝議擬贈伯爵西楊不可止越三年郭資竟得贈湯陰

伯時以爲恨余意西楊議是稽永樂後文臣贈伯者金紀山陽
伯吳中莅平伯金濂沐陽伯興濟而四究何關輕重更得贈太
師世復其家頋不美耶

吾學篇載東楊嘗於上前短楊文貞蹇忠定二公詳 仁宣帝諭
中按二公恒多思少斷東楊識高才敏簡不契其意如陳平於
周勃韓琦於富弼例或有之耳保無爲讒間理昭皇后獨名南
陽前泣事亦無憑

初
宣廟自南京奔訃未至及征漢庶人未還俱鄭襄二王監國
居守二王至親襄尤賢凡事有昭皇后主之於内諸大臣羽翼

之於外斯籍無虞至正統輒謬襲之舛兵征漢往返僅二十六
日神速可知

林碩自御史擢按察使皆在浙江爲中官裴可力誣奏坐誹謗逮
至宣廟面訊之事白賜馳驛復任其家屬先亦被逮飛詔釋之
還仍降勅切責可力碩遭遇甚奇當時陳敬宗諸公贈送考滿
詩文一不拈及觀世臣子不因事爲名氣象深厚具見碩闇人
終左布政

宣宗待閹宦嚴以唐受於南京表琦於廣東虐歛民各即其地梟
斬誡內使怙寵作威者罪罔今但頌　世廟罷撤內鎮功豈知

先朝家法爾〻然一傳遂有王振禍何也將毋其制法無訓有
未周與
交趾屢叛兵連禍結處於不得不棄之時初解縉固嘗言之得其
地不足郡縣外議生是　宣廟決棄之誠善惜將無爲縉書者
使併以好皇孫語上聞當徽恩非淺致縉贈謚泯焉終缺事楊
士奇宜任其咎
顧佐之爲內臺長出特授宵任尚圖薛瑄之爲誅一御史一千户
始定讞說珍行驚飾信聖世不免乎佐卒不大伸其志然所振
肅多永樂中周新爲最稱諤〻一困於紀綱竟死西市如佐所

遇已稀觀矣

段民官南刑部侍郎宣德三年以民廉謹命代吏部考察諸司其初自山東叅政召主考會試俱出特典國初會試主考隨偶擇黃淮以致仕少保入賀即留爲之亦有分考官階高於主考者初無定式

曹鼐以乙榜授代州訓導不樂願試繁劇自効遂自泰和典史魁廷試古未有也時國法嚴凡學官所教生徒無舉者坐謫戍代州非英才地鼐意或私俱是然亦奇矣泰和前後九三鼎元併鼐而四

曹端首本朝理學事鮮化見聞劉昌記云蘄州梓有四書詳說爲王蘄熙陽著既傳播端自霍州學移文蘄言出己手熙陽被刑死不宜有著書名辭頗近悁忿非醇儒橐傳熙陽巫沔池時稿留端家亦不審昌何據

周文襄忱撫吳最敬禮儒善啓錢文通溥之獲知於周寔啓薦之啓字東白能詩嘗與脩永樂大典當時節鉞大吏得從方外高士遊洛詢善類猶有宋永平風

周文襄每有興革必與官吏士民反覆議始行如細布一法台東門黄婆入行臺計之往往留語至夜分徐文貞舊聞之彼中丈

老云史亦稱其屏騶從常步入民家與童叟對語噫今時能作許行徑

文襄故善理財時亦緣三楊當國塞夏持衡得久於其任屢布厥蘊其法遵勸分之令於秋糧帶徵米六萬石歲積餘米入濟農倉無算充賑貸資文襄沒户部竟將餘米括爲正賦民間始困先是科道官屢劾周恍奸貪縱容侵盜子弟藉廣營田産罪並寢不問自妙

楊循吉記周文襄每猶祥梵刹禮拜佛或誚之答曰即以年齒論彼長吾二三十歲豈直人二二拜乎戲語却有味又副使彭韶

入佛寺不拜或强之此曰彼裸跣不衣冠何拜為一老人語一小兒語確不可易

宋高宗嘗譔先聖賢賛刻石附秦檜記于後在杭都仁和學宮吳訥撫浙時命磨去檜記稱崇正闢邪義舉矣後郡貿守許州鼓鼗受禪碑同然觀國初宋濂張孟兼王免泉聯句詩泉亦檜舊蹟不為燬所見又別

張洪與姚廣孝厚輙燬廣孝道餘錄以多譏詆宋儒也國初入見識類爾推之如鄭陽米季友所著或不可商者即勿焚燬何害洪武中劉有年得儀禮逸經十八篇上之今亦不知何存總本

朝于此道不甚著意

宣德六年御史胡智言三司官皆乘馬御史獨乘驢非便從之
始騎馬原初僅騎驢耳豈意後事大過爾又食品以鵞為重祖
制御史獨不許食鵞莫何義

盛御醫寅夢或受人寄椒事急私發用之露深自訟曰豈義心不
明所致乎訟得無端奇周文襄故善寅嘗餉之米百石不受貽
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梁謀之語文襄終身媿之其高自刻
厲如此先朝士不畢散秩如醫院衛幕每稱詩獻諸詞客恒陞
沈其中

盛寅晨入藥室忽頭痛昏眩欲絶群醫束手一草澤醫請見投藥立愈詔問藥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惟甘草能解毒耳非有他也詰寅果然藥反爲毒御醫反不如草澤醫有精理技通乎道

永樂鄉試有交趾而無貴州貴州初附湖廣次附雲南至嘉靖丁酉始自爲布政司開科交趾以宣德己酉叛始革孟子書初不以試士僅見於宣德癸丑耳丙辰復如前正統後始定今制

宣宗詩畫皆入神詩長篇絶句滾滾不窮所賜諸大僚五言古體乃特淵瀠畫善花鳥一時丞師咸待詔承恩而戴文進獨以秋

江垂釣圖見擲遇合真有命今民間所藏銅缾器亦惟宣德製精工等金玉價

宣宗特好蟋蟀戲采之江南蘓守況鍾嘗被勅索千箇不許違悞特為語曰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蘓人至有以一蟋蟀隕其家三命者上行下效習已成風

以上一百四十六條